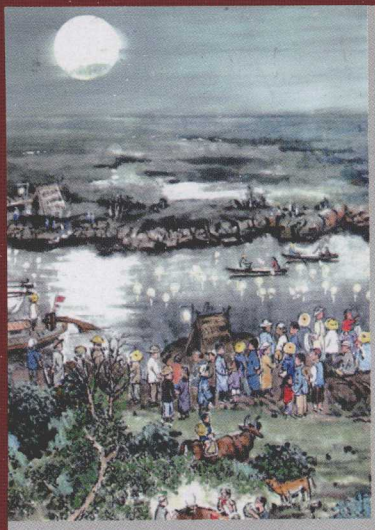


萧红全集

萧红 著
章海宁 主编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C14043095

I216.2
156
V3

萧红 著 章海宁 主编
小说卷Ⅲ
萧红全集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北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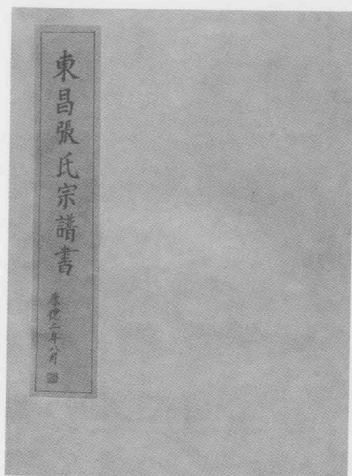
C172969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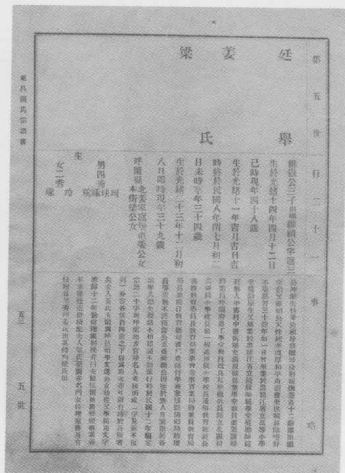
1935年，萧红摄于鲁迅门前的台阶

许广平忆萧红

中等身材，白皙，相当健康的体格，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；爱笑，无邪的天真，是她的特色。但她自己不承认，她说我太率直，她没有我的坦白。也许是的吧，她的身世，经过，从不大谈起的，只简略的知道是从家庭奋斗出来。这更坚强了我们的友谊，何必多问，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面庞，不用说就想到其中一定还有许多曲折的生的旅程。



《东昌张氏宗谱书》族谱封面



萧红父母和继母文字族谱页



萧红祖父母族谱页



萧红父母和继母图片族谱页

1935年8月，张廷举集各地族人资金，编纂印刷了《东昌张氏族谱书》，编入从张氏始祖“岱”至“维、廷、秀、福”四世族人，里面收有成年男子及其配偶的照片，以及族人的生平简介。



青岛观象一路一号——萧红、萧军在青岛故居

梅林忆萧红

我第一次看到悄吟的作品，是在我们的报纸副刊（《青岛晨报》）上发表的一篇小说《进城》。清丽纤细，然而下笔大胆，如同一首抑郁的牧歌。由这篇小说作引子，我读着她和三郎合著的自费出版的《跋涉》……属于悄吟部分的，其笔触清丽纤细大胆。



1935年春，萧红与萧军在上海



1936年，萧红在日本东京



1937年，萧红与萧军在上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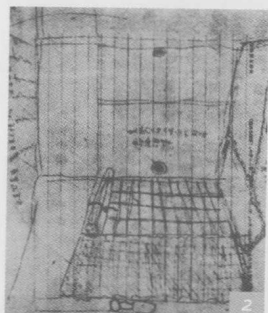


- 1 1935 年春，萧红（左）在鲁迅居所前与许广平（右）合影。
- 2 1937 年初，萧红拜谒鲁迅墓后与许广平等人合影。左起：许广平、萧红、萧军、海婴。
- 3 1937 年初，萧红拜谒鲁迅墓后，与友人在一起。左起：袁淑奇、萧红、王蕴茹、许广平、周建人的孩子、萧军、金人、张秀珂；前左起：周海婴、周建人的孩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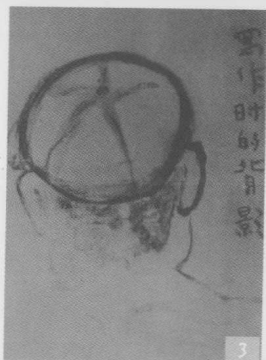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，萧红离开日本回国。到上海后即去拜谒鲁迅墓，并在当年的三月写下《拜墓诗》，该诗后被萧红抄录在《自集诗稿》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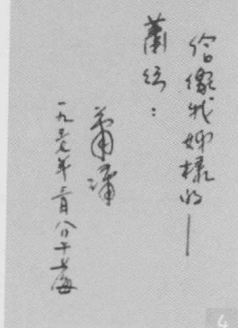
1



2



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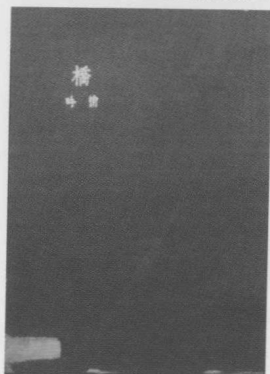
4

- 1 萧红为萧军篆刻的印章
2 萧红手绘日本东京住处的草图
3 萧红给写作的萧军画的一张背影速写

4 1936年，萧红的弟弟张秀珂在日本东京未能与姐姐相见。这张拍于上海的照片，张秀珂给萧红、萧军各寄了一张。

5 萧红赠巴金的《桥》精装本封面。

6 萧红题赠巴金的《桥》精装本扉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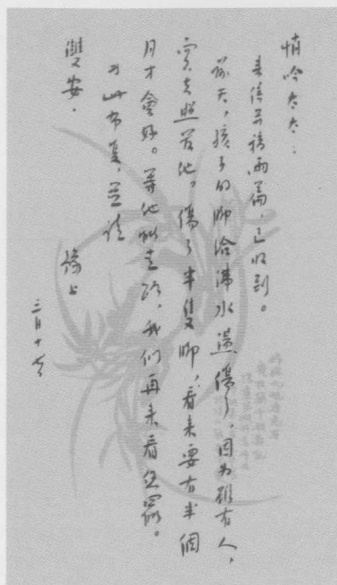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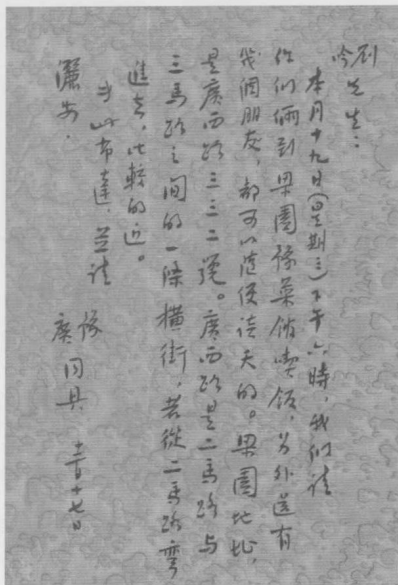
《小城三月》初刊书影



《马伯乐》初刊书影



鲁迅给萧红的信



鲁迅给萧红、萧军的信

葛浩文说萧红

当年《马伯乐》第二部在香港被发现时，我就知道萧红原先计划是要写一个三部曲，而且，在第三部中，男主角马伯乐也极有可能会前往香港，跟萧红自己一样，生活在日本占领下的殖民地——香港。她无法完成这个三部曲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，也是当时及后来读者的损失。



HSAIO HUNG(《萧红》), 葛浩文著, 美国印第安娜纳杜尼公司 1976 年初版
 《萧红传》, 肖凤著,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 年 2 月初版
 《萧红伝》, 尾坂徳司著, 日本东京燎原书店 1983 年 1 月初版
 《萧红传》, 丁言昭著,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 9 月初版
 《马伯乐》(第一部), 重庆大时代书局 1941 年 1 月初版
 《小城三月》, 香港海洋书屋 1948 年 1 月初版

袁大顿忆萧红

在十一月中, 有一次, 因为她早先健康时写就的《马伯乐》的一部分积稿, 发表到第九章(这时马伯乐已再流徙至华中了)时, 已发表完了, 看来这故事的发展还很长邈, 我于是又到玛丽医院去探候她, 并告诉她《马伯乐》的积稿已刊完了, 续稿怎么办, 这一问, 她怔住了说:

“大顿, 这我可不能写了, 你就在刊物上说我有病, 算完了吧。我很可惜, 还没有把那忧伤的马伯乐, 提出一个光明的交代。”我看出她当时神情好像很愁沉似的……

014043095

卷首说明

本卷收入短篇小说《山下》、《后花园》、《北中国》、《小城三月》、《红玻璃的故事》和长篇小说《马伯乐》。

《马伯乐》分为第一部(二章)、第二部(九章)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创作日期不详,作为“大时代文艺丛书”之一,一九四一年一月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初版,署名萧红。第二部首刊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至十一月一日香港《时代批评》第六十四至八十二期,因萧红病重,该篇未能完稿,连载至第九章结束,全文未完。一九八一年九月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首次将《马伯乐》第一部和第二部合并出版。

目录

泉州

《南唐书》——《南唐书》 201

《南唐书》——《南唐书》 201

《南唐书》——《南唐书》 201

短篇小说

002 山下

028 后花园

049 北中国

073 小城三月

099 红玻璃的故事

长篇小说

114 马伯乐

附 录

- 362 《马伯乐》一九八一年版序言
- 365 大家读·女性的洞察——论萧红的《马伯乐》/ 艾晓明
- 373 大家谈·名字里面的故事——关于萧红/ 金仁顺

短篇小说

XIAOHONG
QUANJI

短篇小说

山下^①

清早起,嘉陵江边上的风是凉爽的,带着甜味的朝阳的光辉凉爽得可以摸到的微黄的纸片似的,混着朝露向这个四围都是山而中间这三个小镇蒙下来。

从重庆来的汽船,五颜六色的,好像一只大的花花绿绿的饱满的包裹,慢慢吞吞的从水上就拥来了。林姑娘看到,其实她不用看,她一听到那啞啞啞响声,就喊着她母亲:“奶妈,洋船来啦……”她拍着手,她的微笑是甜蜜的,充满着温暖和爱抚。

她是从母亲旁边单独的接受着母亲整个所有的爱而长起来的,她没有姐妹或兄弟。只有一个哥哥,是从别处讨来的,所以不算是兄弟,她的父亲整年不在家,就是顺着这条江坐木船下去,多半天工夫可以到那么远的一个镇上去做窑工。林姑娘偶然在过节或过年看到父

① 该篇创作于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日,篇尾标注的日期为中华民国纪年日期。首刊何处不详。收入上海杂志公司(桂林)一九四〇年三月初版《旷野的呼喊》。

亲回来，还带羞的和见到生人似的，躲到一边去。母亲嘴里的呼唤，从来不呼唤另外的名字，一开口就是林姑娘，再一开口又是林姑娘。母亲的左腿，在儿时受了毛病的，所以她走起路来，永远要用一只手托着膝盖。那怕她洗了衣裳，要想晒在竹杆上，也要喊林姑娘。因为母亲虽然有两只手，其实就和一只手一样。一只手虽然把竹杆子举到房檐那么高，但结在房檐上的那个棕绳的圈套，若不再用一只手拿住它，那就大半天工夫套不进去。等林姑娘一跑到跟前，那一长串衣裳，立刻在房檐下晒着太阳了。母亲烧柴时是坐在一个一尺高的小板凳上，因为是坐着，她的左腿任意可以不必管它，所以她这时候是两只手了，左手拿柴，右手拿着火剪子，她烤的通红的脸。小女孩用不到帮她的忙就到门前去看那从重庆开来的汽船。

那船沉重得可怕了，歪歪着走，机器啞隆隆的响，而且船尾巴上冒着那么黑的烟。

“奶妈，洋船来啦。”

她站在门口喊着她的母亲，她甜蜜的对着那汽船微笑。她拍着手，她想要往前跑几步。可是母亲在这时候又在喊着林姑娘。

锅里的水已经烧得翻滚了，母亲招呼她把那盛着麦粉的小泥盆递给她。其实母亲并不是绝对不能用一只手把那小盆拿到锅台上去，因为林姑娘是非常乖的孩子，母亲爱她，她也爱母亲。是凡母亲招呼她时，她没有不听从的。虽然她没能详细的看一看那汽船，她仍是满脸带着笑容。把小泥盆交到母亲手里，她还问母亲：

“要不要别个啦，还要啥子呀？”

那洋船也没有什么好看的，从城中大轰炸时起，天天还不是把洋船载得满满的，和胖得翻不过身来的小猪似的载了一个多月。开初那是多么惊人呀，就连跌腿的妈妈，有时也左手按着那脱了筋的膝盖，右

手抓着女儿的肩膀，也一拐一拐的往江边上跑。跑着去看那听说是完全载着下江人的汽船。

传说那下江人（四川以东的，他们皆谓之下江）和他们不同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钱多得很。包裹和行李就更多，因此这船才挤得风雨不透。又听说下江人到那里，先把房子刷上石灰，黑洞洞的屋子，他们说他们一天也不能住，若是有用人，无缘无故的，就赏钱，三角五角的。一块八角的，都不算什么。听说就隔着一道江的对面……也不是有一个姓什么的，今天给那雇来的婆婆两角钱，说让她买一个草帽戴；明天又给一吊钱，说让她买一双草鞋，下雨天好穿。下江人，这就是下江人哪……站在江边上的，无管谁，林姑娘的妈妈，或是林姑娘的邻居，若一看到汽船来，就都一边指着一边儿喊着。

清早起林姑娘提着篮子，赤着脚走在江边清凉的沙滩上。洋船在这么早，一只也不会来的，就连过河的板船也没有几只。推船的孩子睡在船板上，睡得那么香甜，还把两只手从头顶伸出垂到船外边去，那手像要在水里抓点什么似的。而那每天在水里洗得很干净的小脚，只在脚掌上染着点沙土，那脚在梦中偶尔擦着船板一两下。

过河的人很稀少，好久好久没有一个，板船是左等也不开，右等也不开。有的人看着另外的一只也上了客人，他就跳到那只船上，他以为那只船或者会先开，谁知这样一来，两只船就都不能开了。两只船都弄得人数不够。撑船的人看看老远的江堤上走下一个人来，他们对着那人大声的喊起：

“过河……过河……”

同时每个船客也都把眼睛放在江堤上。

林姑娘就在这冷清的早晨，不是到河上来担水，就是到河上来洗衣裳。她把要洗的衣裳从提兜里取出来，摊在清清凉凉的透明的水

里，江水冰凉的带着甜味舐着林姑娘的小黑手。她的衣裳鼓涨得鱼泡似的浮在她的手边，她把两只脚也放在水里，她寻着一块很干净的石头坐在下面。这江平得没有一个波浪，林姑娘一低头，水里还有一个林姑娘。

这江静得除了推船的人喊着过河的声音，就连对岸这三个市镇中最大的一个也还在睡觉呢。

打铁的声音没有，修房子的声音没有，或者一四七赶场的闹嚷嚷的声音，一切都听不到。在那江对面的大沙滩坡上，一漫平的是沙灰色，干净得连一个黑点或一个白点都不存在。偶尔发现那沙滩上走着一个人，那就只和小蚂蚁似的渺小得十分可怜了。

好像翻过这四围的无论那一个山去，也不见得会有人家似的，又像除了这三个小镇，而世界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。

这条江经过这三镇，是从西往东流，看起来没有多远，好像十丈八丈之外（其实是四五里路之外）这江就转弯了。

林姑娘住的这东阳镇在三个镇中最没有名气，是和××镇对面，和×××镇站在一条线上。

这江转弯的地方黑乎乎的是两个山的夹缝。

林姑娘顺着这江，看一看上游，又看一看下游，又低头去洗她的衣裳。她洗衣裳时不用肥皂，也不用四川土产的皂荚。她就和玩似的把衣裳放在水里而用手牵着一个角，仿佛在牵着一活的东西似的，从左边游到右边，又从右边游到左边，母亲选了顶容易洗的东西才叫她到河边来洗，所以她很悠闲。她有意把衣裳按到水底去，满衣都擦满了黄宁宁的沙子，她觉得这很好玩，这多有意思呵，她又微笑着赶快把那沙子洗掉了，她又把手伸到水底去，抓起一把沙子来，丢到水皮上，水上立刻起了不少的圆圈，这小圆圈一个压着一个，彼此互相的乱